

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

长篇小说卷（1957·1983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茶馆 上海的早晨

老舍 周而复 著

收获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收获

长篇小说卷（1957·1958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茶馆 上海的早晨

老舍 周而复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馆/老舍著. 上海的早晨/周而复著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: 珍藏版)
ISBN 978-7-02-013013-9

I. ①茶… ②上… II. ①老… ②周… III. ①话剧剧本-中国-现代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34
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7621 号

总 策 划 黄育海 程永新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丽萍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31.25
字 数 427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013-9
定 价 10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视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，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，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，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，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，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，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（册），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，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，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，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，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，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，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，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，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，一概不作增删改易（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，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）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收入文存的篇目，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，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，由于作者众多（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），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，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：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，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，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，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，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，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，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，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，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，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| 目 录 |

老 舍	茶馆	1
周而复	上海的早晨	59

茶 馆

老 舍 著

人物表

王利发：男。最初与我们见面，他才二十多岁。因父亲早死，他很年轻就做了裕泰茶馆的掌柜。精明、有些自私，而心眼不坏。简称王。

唐铁嘴：男。三十来岁。相面为生，吸鸦片。简称唐。

松二爷：男。三十来岁。胆小而爱说话。简称松。

常四爷：男。三十来岁。松二爷的好友，都是裕泰的主顾。正直，体格好。简称常。

李 三：男。三十多岁。裕泰的跑堂的。勤恳，心眼好。简称李。

二德子：男。二十多岁。善扑营当差。简称德。

马五爷：男。三十多岁。吃洋教的小恶霸。简称马。

刘麻子：男。三十来岁。说媒拉纤，心狠意毒。简称刘。

康 六：男。四十岁。京郊贫农。简称康。

黄胖子：男。四十多岁。流氓头子。简称黄。

秦仲义：男。王掌柜的房东。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。阔少，后来成了资本家。简称秦。

老 人：男。八十二岁。无倚无靠。简称老。

乡 妇：女。三十多岁。穷得出卖小女儿。简称妇。

小 妞：女。十岁。乡妇的女儿。简称妞。

庞太监：男。四十岁。发财之后，想娶老婆。简称庞。

小牛儿：男。十多岁。庞太监的书童。

宋恩子：男。二十多岁。老式特务。简称宋。

吴祥子：男。二十多岁。宋恩子的同事。简称吴。

康顺子：女。在第一幕中十五岁。康六的女儿。被卖，给庞太监为妻。
简称顺。

王淑芬：女。四十来岁。王利发掌柜的妻。比丈夫更公平正直些。简称淑。

巡 警：男。二十多岁。简称警。

报 童：男。十六岁。简称童。

康大力：男。十二岁。庞太监买来的义子，后与康顺子相依为命。简称大。

老 林：男。三十多岁。逃兵。简称林。

老 陈：男。三十岁。逃兵。林的把弟。简称陈。

崔久峰：男。四十多岁。做过国会议员，后来修仙，住在裕泰附设的公寓里。简称崔。

军 官：男。三十岁。简称官。

王大拴：男。四十岁左右，王掌柜的长子。为人正直。简称拴。

周秀花：女。四十岁。大拴的妻。简称周。

王小花：女。十三岁。大拴的女儿。简称花。

丁 宝：女。十七岁。女招待。有胆有识。简称丁。

小刘麻子：男。三十多岁。刘麻子之子，继承父业而发展之。仍简称刘。

取电灯费的：男。四十多岁。简称电。

小唐铁嘴：男。三十多岁。唐铁嘴之子，继承父业，有做天师的希望。
仍简称唐。

明师傅：男。五十多岁。包办酒席的厨师傅。简称明。

邹福远：男。四十多岁。说评书的名手。简称邹。

卫福喜：男。三十多岁。邹的师弟，先说评书，后改唱京戏。简称卫。

方 六：男。四十多岁。打小鼓的，奸诈。简称方。

车当当：男。三十岁左右，买卖现洋为生。简称车。

庞四奶奶：女。四十岁。丑恶，要做皇后。庞太监的四侄媳妇。简称四。

春 梅：女。十九岁。庞四奶奶的女道童。

老 杨：男。三十多岁。卖杂货的。简称杨。

小二德子：男。三十岁。二德子之子，打手。仍简称德。

于厚斋：男。四十多岁。小学教员，王小花的老师。简称于。

谢勇仁：男。三十多岁。与于厚斋同事。简称谢。

小宋恩子：男。三十来岁。宋恩子之子，承袭父业，做特务。仍简称宋。

小吴祥子：男。三十来岁。吴祥子之子，世袭特务。仍简称吴。

小心眼：女。十九岁。女招待。简称心。

沈处长：男。四十岁。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。简称沈。

茶 客：若干人，都是男的。

茶 房：一两个，都是男的。

难 民：数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

老 总：数人，都是男的。

公寓住客：数人，都是男的。

押大令的兵：七人，都是男的。

宪 兵：男。四人。

第一幕

时：一八九八年（戊戌）初秋，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。早半天。

地：北京，裕泰大茶馆。

人：	王利发	刘麻子	宠太监
	唐铁嘴	康 六	小牛儿
	松二爷	黄胖子	宋恩子
	常四爷	秦仲义	吴祥子
	李 三	老 人	康顺子
	二德子	乡 妇	茶 客（甲、乙、丙……）

马五爷 小 姐 茶 房（一、二人）

幕启：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。在几十年前，每城都起码有一处。这里卖茶，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。玩鸟的人们，每天在遛够了画眉、黄鸟等之后，要到这里歇歇腿，喝喝茶，并使鸟儿表现歌唱。商议事情的，说媒拉纤的，也到这里来。那年月，时常有打群架的。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；三五十口子打手，经调人东说西说，便都喝碗茶，吃碗烂肉面（大茶馆特殊的食品，价钱便宜，做起来快当），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。总之，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。

在这里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，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，受到雷击。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，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，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。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，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。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——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，或三彩的鼻烟壶。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，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。

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。

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——为省点事，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；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。屋子非常高大，摆着长桌与方桌，长凳与小凳，都是茶座儿。隔窗可见后院，高搭着凉棚，棚下也有茶座儿。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。各处都贴着“莫谈国事”的纸条。

有两位茶客，不知姓名，正眯着眼，摇着头，拍板低唱。有两三位茶客，也不知姓名，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。两位穿灰色大衫的，宋恩子与吴祥子，正低声地谈话，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案的（侦探）。

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，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，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。假若真打起来，非出人命不可，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，身手都十分厉害。好在，不能真打起来，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，已有人出面调停了——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。

三三两两的打手，都横眉立目，短打扮，随时地进来，往后院去。

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，独自坐着喝茶。

王掌柜高高地坐在柜台里。

唐铁嘴趿拉着鞋，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，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，进来。

王：唐先生，你外边溜溜吧！

唐：（惨笑）王掌柜，捧捧唐铁嘴吧！送给我碗茶喝，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！手相奉送，不取分文！（不容分说，拉过王的手来）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，戊戌。您贵庚是……

王：（夺回手去）算了吧，我送给你一碗茶喝，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！用不着相面，咱们既在江湖内，都是苦命人！（由柜台内走出，让唐坐下）坐下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戒了大烟，就永远交不了好运！这是我的相法，比你的更灵验！

（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，王掌柜向他们打招呼。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，找地方坐下。松文绉绉的，提着小黄鸟笼；常雄赳赳的，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。茶房李三赶紧过来，沏上盖碗茶。他们自带茶叶。茶沏好，二位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：“您喝这个！”然后，往后院看了看。）

松：好像又有事儿？

常：反正打不起来！要真打的话，早到城外头去啦；到茶馆来干吗？

（二德子，一位打手，恰好进来，听见了四爷的话。）

德：（凑过去）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？

常：（不肯示弱）你问我哪？花钱喝茶，难道还教谁管着吗？

松：（打量了二德子一番）我说这位爷，您是营里当差的吧？来，坐下喝一碗，我们也都是外场人。

德：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！

常：要抖威风，跟洋人干去，洋人厉害！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，尊家吃

着官饷，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！

德：甭说打洋人不打，我先管教管教你！（要动手。）

（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。王掌柜急忙跑过来。）

王：哥儿们，都是街面上的朋友，有话好说。德爷，您后边坐！

德：（不听王的话，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楼下桌去，摔碎。翻手要抓常四的脖领。）

常：（闪过）你要怎么着？

德：怎么着？我碰不了洋人，还碰不了你吗？

马：（并未立起）二德子，你威风啊！

德：（四下扫视，看到马）喝，马五爷，您在这儿哪？我可眼拙，没看见您！（过去请安。）

马：有什么事好好地说，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？

德：瞧！您说得对！我到后头坐坐去。李三，这儿的茶钱我候啦！（往后面走去。）

常：（凑过来，要对马发牢骚）这位爷，您圣明，您给评评理！

马：（立起来）我还有事，再见！（走出去。）

常：（对王）邪！这倒是个怪人！

王：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？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！

常：我也得罪了他？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！

王：（低声地）刚才您说洋人怎样，他就是吃洋饭的。信洋教，说洋话，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，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！

常：（往原处走）哼，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！

王：（向二灰衣人那边稍一歪头，低声地）说话请留点神！（大声地）李兰，再给这儿沏一碗来！（拾起地上的碎瓷片。）

松：盖碗多少钱？我赔！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！

王：不忙，待会儿再算吧！（走开。）

（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。刘先向松常二位打招呼。）

刘：您二位真早班儿！（掏出鼻烟壶，倒烟）您试试这个！刚装来的，地道英国造，又细又纯！

常：唉！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！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！

刘：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，永远花不完！您坐着，我办点小事！（领康六找了个座儿。李三拿过茶来，他也给常拿来一碗。）

刘：说说吧，十两银子行不行？你说干脆的！我忙，没工夫专伺候你！

康：刘爷！十五岁的大姑娘，就值十两银子吗？

刘：卖到窑子去，也许多拿两儿八钱的，可是你又不肯！

康：那是我的亲女儿！我能够……

刘：有女儿，你可养活不起，这怪谁呢？

康：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？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，我要还想卖女儿，我就不是人！

刘：那是你们乡下的事，我管不着。我受你之托，教你不吃亏，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，这还不好吗？

康：到底给谁呢？

刘：我一说，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！一位在宫里当差的！

康：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？

刘：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？

康：谁呢？

刘：庞总管！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？伺候着太后，红得不得了，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做的！

康：刘大爷，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，我怎么对得起人呢？

刘：卖女儿，无论怎么卖，也对不起女儿！你糊涂！你看，姑娘一过门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这不是造化吗？怎样，摇头不算点头算，来个干脆的！

康：自古以来，哪有……他就给十两银子？

刘：找遍了你们全村儿，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？在乡下，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，你不是不知道！

康：我，唉！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！

刘：告诉你，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，耽误了事别怨我！快去快来！

康：唉！我一会儿就回来！

刘：我在这儿等着你！

康：唉！（慢慢地走出去。）

刘：（凑过松与常来）乡下人真难办事，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！

松：这号生意又不小吧？

刘：也甜不到哪儿去，弄好了，赚个元宝！

常：乡下是怎么了？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！

刘：谁知道！要不怎么说，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！

常：刘爷，您可真有个狠劲儿，给拉拢这路事！

刘：我要不分心，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！（忙岔话）松二爷（掏出个小时表来），您看这个！

松：（接表）好体面的小表！

刘：您听听，嘎登嘎登地响！

松：（听）这得多少钱？

刘：您爱吗？就让给您！一句话，五两银子！您玩够了，不爱再要了，我还照数退钱！东西真地道，传家的玩艺！

常：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：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！老刘，就看你身上吧：洋鼻烟、洋表、洋缎大衫、洋布裤褂……

刘：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！我要是穿一身土布，像个乡下脑颡，谁还理我呀！

常：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、川绸，更体面！

刘：松二爷，留下这个表吧，这年月，戴着这么好的洋表，会教人另眼看待！是不是这么说，您哪？

松：（真爱表，但又嫌贵）我……

刘：您先戴两天，改日再给钱！

（黄胖子进来。）